

## 目 录



卷前小引 .....	李欧梵
开篇几句话 .....	张新颖
醉过才知酒浓, / 爱过才知情重 .....	1
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, / 却没有 靠着 .....	5
教我如何不想他 .....	8
出来坐在月明里, / 我要听你说 你的海 .....	11
爱人赠我百蝶巾; / 回她什么: 猫头鹰 .....	14
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.....	18
轻轻的我走了, / 正如我轻轻的来 .....	22
那矗立的新观念, 在古城楼对面 .....	27
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.....	32
生命便是 / 死神唇边 / 的笑 .....	35
色的诱惑, 声的怂恿, 动的罪恶 .....	40



花一般的罪恶 .....	45
因为此地是妆台,/不可有悲哀 .....	50
如人间第一次的诞生 .....	52
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,/说是辽远的 海的相思 .....	58
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.....	61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.....	64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/你装饰了 别人的梦 .....	67
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.....	70
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.....	72
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.....	76
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.....	79
像一面风旗,/把住一些把不住的 事体 .....	82
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.....	85
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.....	89
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 人群么 .....	91



它的弯曲的身体/留下了风的形状 …	95
那棵最高大的枫树/被伐倒了 ………	97
我好/你好吗 ……………	102
的 ……………	105
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用它 寻找光明 ……………	110
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/高尚是 高尚者的墓志铭 ……………	112
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/蒙住我双眼 也蒙住了天 ……………	119
从一个象形的人变为一个拼音 的人 ……………	124
它的根部已被水泥包围 只留下 一个洞 ……………	130
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 ……………	142
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 ……………	146
编者后记 ……………	151

## 卷前小引

---

李歐梵

每年夏天,我和太太都会到美国住上一段时间,离开热闹嘈杂的香港,隐居到旧金山的家中,一下子重又感受到世界的清静和凉爽,甚至还有点单调沉闷。除了出去听音乐会,会会朋友,也就是读书写作。季进打来越洋电话,说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在做一套“悦读经典”的小丛书,让我写几句话。我手边没有任何的资料,就翻出去年谈经典的一篇文章改写了一下,觉得作为开篇的话也还合适。

什么是经典?“经典”可以叫 classic,也可以叫 canon,或者 masterpiece,大家可以见仁见智。我倾向于英文用 classic 这个词。马克·吐温(Mark Twain)说:“经典就是人人谈论却无人阅读的书”(Classics are books people talk about but never read)。“经典”就是很伟大的书,但你是从来不读的。喜欢阅读经典作品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),

1923—1985)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。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一文中,卡尔维诺对“经典”一词给出了十四个定义。卡尔维诺是在西方传统的内部谈论经典,而我想借助于他的几个定义,结合自己阅读经典的经验,略作阐述。

卡尔维诺说:“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,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;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,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,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”〔1〕,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“最佳状态”来享受它们。因为,如卡尔维诺所说:“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,是一种极大的乐趣,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。”我不知道卡尔维诺所说的“青少年”是指什么年龄段,对我而言,青少年阶段就是我的大学时期,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经典,第一次接触到大师们的作品,其中包括了卡夫卡、乔伊斯、T·S·艾略特、托马斯·曼、弗吉尼亚·伍尔芙、威廉·福克纳、海明威等等。需要说明的是,当时(也就是1957—1961年)台大外文系是不讲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。几个神通广大的同学,他们或者在图书馆某个角落发现一些,或者在当地的小书店设法买到一些(都是一些比较廉价的 Modern Li-

---

〔1〕 Calvino, Italo, *Why Read the Classics?*, translated by Martin McLaughlin (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2000), p. 4. 中译文参见伊塔洛·卡尔维诺《为什么读经典》,黄灿然、李桂蜜译,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。下同。

brary 版本)。我们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大师所营造的文学氛围。如果说“五四”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,我们则以《现代文学》为基础发起了一场新文学运动。弗兰兹·卡夫卡充分体现了我们追求“新事物的震撼力”的信念,给我们注入了现代主义写作的新鲜血液。

那是我们文学性格形成的年代。“我们年轻时代的阅读行为通常收获甚微,因为那时我们太浮躁,不能潜心静思,缺乏阅读所需要的技法,或者说,缺乏人生的经验。”<sup>[1]</sup>真是至理名言啊!那时我读过一本同学翻译的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,读完之后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;还有一篇关于托马斯·曼的高深的学术性文章(我已经忘记了它的题目)要我翻译,可我连它意思都弄不清楚。但是,这些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触动,就像卡尔维诺所说:“它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未来经验的模式或形态——即便将来我们只记得一小部分或是全部忘掉,它仍将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。”事实确实如此,否则我也不会多年之后在香港开设“现代文学经典”这门课程。在美国这么多年,从没有想过要开这门课,而这门课首先是以阅读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开始的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尔维诺的另一个定义了:“无论是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,还是扮作个人或集体的潜意识隐藏于记忆层面的背后,经典都是那些发挥着特殊影响力的

---

[1] Calvino, Italo, *Why Read the Classics?*, p. 4.

书籍”〔1〕。

对我而言,阅读卡夫卡的乐趣恰恰验证了卡尔维诺的第四个定义:“一部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。”〔2〕第一次读卡夫卡的《乡村医生》就被书中幽冥般的气氛所吸引,只是其中的意义我还是难以把握。但是卡夫卡的这种幽冥感却一直伴随着我。1980年代初期,我随同一个旅游团来到东欧,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欧国家。在布拉格,我与卡夫卡第二次“相遇”。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因为1989年的“天鹅绒革命”而瓦解,在相当沉闷的社会气氛中,我还是鼓起勇气询问卡夫卡的足迹。我读过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的一篇文章,那篇文章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卡夫卡对于所有捷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。不论到了哪儿,无论走进哪家书店,“在捷克有卡夫卡的书吗?在布拉格还读不读卡夫卡?”这样的问题虽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,但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案,因为人们茫然的眼神已经回答了我。即便这样,我还是感觉到了卡夫卡的存在,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卡夫卡的探寻。一位干练的捷克女导游带我独自去了犹太人的墓地,在那里,我对卡夫卡的幽灵终于获得了最直观的感受。而现在,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,在布拉格的

---

〔1〕 Calvino, Italo, *Why Read the Classics?*, p. 4.

〔2〕 *Ibid*, p. 5.

每个地方都可以买到便宜的卡夫卡 T 恤衫。从捷克回来不久我就急着重温卡夫卡的作品,不只是短篇小说,还有他的长篇《审判》和《城堡》。卡夫卡又以一个全新的面孔呈现在了我的面前:他不再是一个带有神秘性质的现代主义者,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预言式的历史人物。小说中所“想象”的东西,不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,还是那些不知名的专制制度,或者一种特殊理性生发而来的面貌不清的暴政,都显得异常真实。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讲,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“回馈”,经典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“潜在效应”(沃夫冈·伊瑟语)。正是这样的文本,我们对它一见钟情,又沉浸其中流连忘返。

以上提及的对现代经典的喜爱,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:它们发掘出我内心珍藏的记忆,为我“追忆似水年华”提供了线索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,被强制坐在教室里,平生第一次阅读那些经典作品的学生,他们还会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感觉吗?我们还会不会坚持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经典这样的信念?现在的年轻人寻欢作乐的方式都是容易上瘾的网络、数码、电脑游戏、动漫一类的东西。在这些全新的刺激和拟象中,经典还能拥有一席之地吗?在现代城市背景下,“经典”到底意味着什么?

卡尔维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者。实际上,他早已预料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“快节奏的步调”,“无法忍受

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位给人文主义者那种庄重悠闲”。他最后的两个定义正是针对当下的这种情况的：“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它把现世的喧嚣调成一种背景轻音，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。”我希望我们都能听得到卡尔维诺的幽灵发出的简洁的“背景轻音”。无论是前台还是幕后，经典永远伴随着我们，就像卡尔维诺的英文译者马丁·麦克罗林所说：“经典应该是保持自身的现代性意识，却时刻不忘传统经典的作品（如同卡尔维诺的文本那样）。”〔1〕让我惊喜的是，在商场里的一家书店 Page One 里，我发现了不少卡尔维诺的书，这说明这位意大利的杰出作家对当代读者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。但是，我必须对卡尔维诺的定义作出补充：假定我们还能把“现世的喧嚣”减弱为“背景轻音”，那么这种背景也不会是“和风细雨”，而可能是不受控制的暴雨雷鸣。但不管怎样，卡尔维诺还是在文章的背后作出了总结：“阅读总要比不阅读要好。”

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经典阅读，策划出版这套“悦读经典”小丛书，致力于“普及中外经典，倡导快乐阅读”，将经典的丰富意蕴，通过专家们的精妙阐发，传达给普通读者，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真正的经典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代代相传的，虽然这些经典的阐发难

---


〔1〕 Calvino, Italo, *Why Read the Classics?*, p. X.

免有阐释者的偏颇,但毕竟为我们亲炙原汁原味的经典提供了津梁,我也相信,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套小丛书进而去直接阅读经典,从而赋予经典以生生不息的新生命。

2007年7月19日

## 开篇几句话

---



洪新新

现代汉语诗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,但仍没有在公众那里获得普遍的“信誉”。

一百年,无论是对于一种语言形式(现代汉语)来说,还是对于一种诗歌形式(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诗歌)来说,都是太短了,也许还只是处于最初的阶段。

公众的不满和怀疑,自有它的道理;却不足以抹杀现代汉语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。现代汉语诗歌当然有它面临和需要克服的诸多问题,但公众也有公众的问题。说来话长,只好从表面处提及一两点。

一是,读现代汉语诗歌,需要一些耐心。道理不用讲,听流行歌曲也是要听了几遍才觉得耳顺呢,何况诗。

二是,需要一些语言、文字和文化的修养,需要一些现代诗歌的修养。这个说起来就牵扯得太多了,不说也

罢；这里要说的一点是，修养这东西，既是门槛也不是门槛，不一定修养好了才来读诗，读诗也就可以是修养的过程。

## 醉过才知酒浓，/爱过才知情重

---

醉过才知酒浓，  
爱过才知情重：——  
你不能做我的诗，  
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。

——胡适《梦与诗》

新文学的开创者胡适(1891—1962)做成第一部新诗集《尝试集》，他的“诗观”却是简单明了，而且一辈子也没有变，大致而言，那就是做诗如做文，做文如说话，应该清楚明白。这种主旨为了提倡白话而有意无意混淆诗与文的区别、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的“诗观”，后来自然屡遭质疑，甚至有人明言胡适是新诗运动的最大敌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胡适自己的创作是否就像他的理论所倡导的那样，明白如“话”，而且一“白”到底呢？

就说《尝试集》的第一首《蝴蝶》，写双飞的蝴蝶后来分开，落了单。够“白”的了。可是废名讲到这首诗，说

“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，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，这个情感又很质直。”多年后胡适写《逼上梁山》，回忆写这首诗的情境，说是曾在窗口看见一对蝴蝶分飞，“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”，写了这首小诗，原题《朋友》，后来改作《蝴蝶》。《逼上梁山》是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的第一篇，胡适把诗里的个人情绪，与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联在了一起，他说：“这种孤单的情绪，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。我回想起来，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，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，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，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，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，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。”

这样一解释，小诗背后的大情感就使诗变得不像表面那么“明白如话”了。

这个解释还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把个人的情绪“编织”到时代和历史的大事件当中去。这是否可靠呢？

《胡适与韦莲司：深情五十年》（周质平著）一书考掘胡适与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的交往恋爱，认为此诗是情诗，初见于胡适 1916 年 8 月 23 日的《留学日记》，其时胡适正租住在韦莲司纽约海文路的公寓，“睹物思人，借蝴蝶起兴，冠题《朋友》，诗中人物已经呼之欲出了”。

1920 年胡适写了一首《梦与诗》，诗后有“自跋”，宣

讲他的“诗的经验主义”。按照此说,诗以“经验”为底子,而“经验”又是个人性很强的东西,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诗,对于另外的不可能有同样“经验”的人来说,怎么可能是明白如话的呢?这个时候,胡适也不能不承认诗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了。正如《梦与诗》最后一节所写:“醉过才知酒浓,/爱过才知情重:——/你不能做我的诗,/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。”

梅艳芳著名的歌《女人花》,里面就这样唱过:“爱过知情重,醉过知酒浓。”

原诗:

## 梦 与 诗

都是平常经验,  
都是平常影像,  
偶然涌到梦中来,  
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!

都是平常情感,  
都是平常语言,  
偶然碰着个诗人,

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！

醉过才知酒浓，  
爱过才知情重：——  
你不能做我的诗，  
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。

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，  
/却没有靠着

---

霜风呼呼的吹着，  
月光明明的照着。  
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，  
却没有靠着。

——沈尹默《月夜》

新诗的历史不过百年，现在回过头去看初期的白话诗，多会带上优越感，以为实在幼稚，不足道也。这个道理是有的，如果现在还把初期的白话诗当成了不起的东西，那岂不是说快一百年的新诗没有什么长进吗？

可是幼稚这东西，放在成年人身上觉得别扭，在小孩子身上就很自然，而且可爱。小孩子要是不幼稚，倒不是件好事情。我觉得看初期的白话诗，可以当成小孩子的话来看，这么一来，说不定能看出点东西了。

不是说动手写白话诗那会儿的那些人是小孩子，而